

沉痛悼念章然兄(上)



廖章然在棉兰亚院举办讲座会后，与徐克成、李卓辉等合影

今晨起身，照例看印尼《新报》，头版传来噩耗：廖章然先生离开我们了。

真是晴天霹雳！章然兄，怎么你就这样不声不响走了！

2017年12月，应苏用发先生邀请，我携复大同仁往棉兰，参加印尼亚洲友好学院第一届硕士生授予硕士学位典礼。章然亲自到机场迎接。由于入关遇到“问题”，章然前前后后为我们排除“误解”。以前每次到棉兰遇到问题，都是他为我们解决。无论是在海关还是机场，无论华人还是原居民，也无论

官员还是百姓，人们见到他，都是抢着打招呼，笑脸相迎。他是不折不扣的“民间外交官”。与章然第一次见面是在广州。2005年，在香港章然的同学张大姐和友人林小姐陪同下，章然来到时在新港中路的我院。简单的交流后，章然就表示一定要将我院作为印尼华人看病“有得去”的地方，也从此，开启了我院为印尼各界人士健康服务的大门。

2006年，我应章然邀请访问棉兰，这是印尼苏北省首府。到达的那天晚上，印华总会苏北分会举行了隆

重的欢迎大会。宽大的礼堂摆着上百台饭桌，围坐着数百名华人领袖、企业家和名士。看到那场景，握着一个一个向我伸来的热乎乎的手，我的眼睛被泪水遮住了。历史的灾难曾经让我们分隔了几十年，但同是“龙的传人”终究血浓于水，我们相见如宾如亲。我上台发表感言：“上世纪60年代中国自然灾害期间，我在中国上大学，同学一起上街，来自印尼华侨同学总是抢着为我们买大饼买油条，直到今天，仍然记忆犹新。今天来到这里，我是来寻找那些同学，聊表我的感激之心……”。全场一阵阵热烈掌声。章然走上演讲台，我们紧紧握手。我清楚记得：他的眼睛里同样泛着泪花。

清楚记得，2007年一天夜里11点多钟，电话响了，是章然给我来的，说有个小女孩，17岁，患了卵巢癌，在槟城开刀，肿瘤没有切除，关腹了。“她太年轻了，无论如何，你



廖章然主持，徐克成主讲



与亚院筹办讲座会成员合影

